

從牢山海印寺到基隆海印寺： 詩僧本際法師的生命追尋與歸宿

謝明陽*

摘 要

本際法師(1884-1968)，俗名龍燦，安徽桐城人，後來在臺灣出家為僧。民國19年，龍燦登上青島牢山(嶗山)，與虛空化合，誓言日後為僧，將靜修於此；後知牢山有憨山大師修行的那羅延窟，所創立的海印寺遺址，想起憨山的過往沉寃，心中感慨。29年，印光法師寄信給龍燦，以牢山乃憨山大師弘化之地，「事在有心人」勉之，龍燦銘記在心，將重建海印寺攬為己任。此時，龍燦匿跡於青島湛山寺，得到實業家吳藩的承諾，將協助完成此一心願，可惜事與願違。民國38年，龍燦來到臺灣，隨南亭法師出家，海印寺的夢想仍無法實現，直到47年，本際決定接受蔡運辰居士的建議，借臺疆以復興海印寺。49年，靈源法師邀請本際到基隆十方大覺寺避暑，因緣際會，本際購買寺旁的佛陀林一所，在此重修大殿，讓海印寺樹立於基隆康樂嶺。詩僧本際法師在追尋牢山海印寺時，曾作詩想望，後來以基隆海印寺為歸宿，又與詩人劉泗英相唱和，本文將考察此段詩歌生命的歷程。

關鍵詞：海印寺、印光法師、本際法師、靈源法師、劉泗英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From Hai-yin Temple in Mount Lao to Keelung—The Pursuit and Destination of Life of the Poet Monk, Master Ben-Ji

Hsieh, Ming-Y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Master Ben-Ji (1884-1968), secular named as Long Can, was from Tongcheng, Anhui, and he became a monk after coming to Taiwan. In the 19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ng Can arrived Mount Lao in Qingdao and realized the vast emptiness, swearing that he would do sadhana here after becoming a monk. He then knew that Nalouyan Cave, where Master Han-Shan did sadhana, and the site of Hai-yin Temple built by Han-shan, is in Mount Lao. Thinking of the injustice Master Han-shan suffered, he had a feel of lament. In the 29th year, Master Yin-Guang sent a letter to Long Can, and encouraging him by saying that Mount Lao was the place where Master Han-Shan carried forward, and things were up to one with will. Long Can kept these words in mind, see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Hai-yin Temple as his responsibility. At this time, Long Can was hiding in Zhan-Shan Temple in Qingdao. He received commitment from an industrialist, Wu Fan promised to help to fulfill this wish, but unfortunately it backfired. In the 38th year, Long Can came to Taiwan, following Master Nan-Ting to become a monk. The dream of reconstructing Hai-yin Temple still could not be achieved. Until the 47th year, Master Ben-Ji decided to take the advice from a householder, Cai Yun-Chen, of reconstructing Hai-yin Temple in Taiwan. In the 49th year, Master Ling-Yuan invited Ben-Ji to Shi Fang Da Jue Temple in Keelung to beat the heat. Ben-Ji then purchased Fo Tuo Lin beside the temple through serendipity. He rebuilt the temple, set up Hai-yin Temple on Mount Kangle in Keelung. The poet monk,

Master Ben-Ji had composed poems with expectation when he was pursuing Hai-yin Temple in Mount Lao. Afterwards, he considered Hai-yin Temple in Keelung as the place he belonged, and he versed with the poet, Liu Si-Ying. This essay will study the progress of this life of poetry.

Keywords: Hai-yin Temple, Master Yin-Guang, Master Ben-Ji, Master Ling-Yuan, Liu Si-Ying

從牢山海印寺到基隆海印寺： 詩僧本際法師的生命追尋與歸宿*

謝明陽

一、前言

本際法師（1884-1968），¹號澄澈，俗名龍燦，字健行，先世四川江油人，光緒 10 年生於安徽桐城，民國 57 年卒於臺北。少時從潘田（1876-1950）先生學習吟詠，年過三十再依房秩五（1877-1966）先生鑽研詩作，詩歌造詣深受兩位同里師長所啟發。宣統元年（1909），登峨眉山金頂，坐捨身巖上，見普賢菩薩現像於空中，頓生脫離塵世之想，友人劉子通（1885-1924）力阻乃罷，與佛結緣由此開始。民國 2 年寄寓上海，每日赴哈同花園聽月霞法師（1858-1917）講經，夜間夢見高僧坐於大鐘下，示以「澄澈」二字，後來皈依印光法師（1861-1940），即以此號命名。民國 19 年登青島牢山（嶗山），過太清宮三里，²見古松數株，蟠屈有致，林下磐石一方，趺坐其上，片刻間身心與虛空化合，誓言他日為僧將靜修於此。其後，望牢山那羅延窟，尋海印寺遺址，回憶憨山大師（1546-1622）的沉冤往事，感慨係之！23 年，班禪活佛在杭州靈隱寺修建「時輪金剛法會」，³龍燦受灌頂禮，奠定佛學信仰以顯密雙修為路徑。26 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匿跡於湛山寺，依倓虛法師（1875-1963）習

* 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兩度前往基隆海印寺訪問，與海印寺董事長駱賢齊先生深談，獲益良多，謹此致謝。駱賢齊先生即本際法師外孫。

¹ 本際法師像，見附圖，錄自本際：《懷柏山房吟草》（基隆：海印寺，1974）。又，本際法師生於光緒 10 年（1884）臘月初 2，國曆則是次年（1885）正月 17，文中仍以農曆計。

² 登牢山的時間與地點，本際在兩篇文章中敘述不同。〈印光大師遺札書後〉說「民國二十年」旅行牢山，過「上清宮」；〈自傳〉說「庚午」年，登牢山「下清宮」。庚午，即民國 19 年；下清宮，即太清宮。今依〈自傳〉。見本際：《懷柏山房文鈔》（基隆：海印寺，1984），頁 196、211。

³ 第九世班禪，法名曲吉尼瑪（1883-1937），國民政府賜予「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封號。

教。29年，上書印光法師，印光回覆云：「牢山乃憨山大師弘化之地。……事在有心人。」十餘日後，印光示寂蘇州靈巖寺，龍燦重讀此信，始領悟老人實以復興海印寺相囑託，重建海印寺從此成為一生最大的願望。民國38年，三女龍庭傑（1920-1995）在臺灣任教於斗六中學，迎養東來。41年，從南亭法師（1900-1982）披剃，法號本際，時年六十九，後掛褡中壢圓光寺，寺寮窗前有五棵柏樹，居處名曰「懷柏山房」，取懷念紫柏大師（1543-1603）之意。47年，接納蔡運辰（1901-1992）居士的建議，牢山遠隔大海，一時無法重返，不如先借臺疆以復興海印寺。49年，應基隆十方大覺寺靈源法師（1902-1988）之招前往這暑，後購買寺旁佛陀林一所，於此修葺大殿，成立海印寺於基隆康樂嶺，與牢山海印寺遺址隔海遙望，所居「懷柏山房」亦遷至海印寺中。民國57年，本際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壽八十五歲，著有詩集《懷柏山房吟草》。⁴

本文將討論從牢山海印寺到基隆海印寺，在生命的追尋與歸宿之間，「詩僧」本際如何以詩歌來表達自己的心境。⁵海印寺從無中而生有，必定有所助緣，文章將以「牢山海印寺的復興心願」一節為先，此時助緣得自於實業家吳藩（1883-1944），可惜緣未成而人已逝；「來到臺灣後的隔海追尋」一節次之，此時助緣來自於蔡運辰，本際轉而在臺灣重興海印寺；「基隆海印寺的夢想成真」再次之，因為靈源法師的緣故，海印寺在基隆成立，與十方大覺寺比鄰而居；最後是「本際法師的生命歸宿」，在基隆海印寺，本際法師與詩人劉泗英（1895-1995）詩歌唱和，度過最後的寧靜時光。這樣的探討方式，若以詩人的角度來看，可以呈現本際法師數十年的生命歷程；若以臺灣佛教史的角度來看，也可以微觀的為基隆海印寺的成立經過，補充一段歷史環節。

⁴ 本際傳記，參本際：〈印光大師遺札書後〉、〈自傳〉，《懷柏山房文鈔》，頁196-197、209-215。以及駱啟蓮編：〈本際上人事略〉，《本際法師紀念集》（基隆：海印寺，1971），頁19-23；于凌波：〈本際〉，《現代佛教人物辭典》（高雄：佛光文化公司，2004），頁228-230。

⁵ 本際辭世後，張維翰（1886-1979）輓聯云：「古德仰憨山革命同盟原志士，寂光開智海濟群愛國一詩僧。」宋希尚（1896-1982）輓聯云：「多年道友遺憾有疎參蓮座，一代詩僧功行無碍證涅槃。」均以「詩僧」稱之。分見駱啟蓮編：〈圓寂典禮誄詞〉，《本際法師紀念集》，頁75、85。

二、牢山海印寺的復興心願

萬曆 11 年（1583），釋德清從山西五臺山移居東海，自號由澄印改為憨山。《憨山大師年譜疏》「十一年癸未」條載：「予三十八歲。春正月，水齋畢，然以臺山虛聲，謂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蹈東海之上。始易號憨山，時則不復知有澄印矣。」所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可參考弟子福徵（譚貞默，1590-1665）疏云：「徵知臺山大名之故，以當日無遮道場太盛，為宮闈祈嗣得嗣之名太著，忤內使之言，有聞於內，其事更大，其名更不可居。是以臺山難返，他山難就，而遠蹈東海，避迹牢山也。」⁶意謂兩年前，即萬曆 9 年（1581），皇上有旨祈求皇嗣，遣官至武當山；萬曆帝之母慈聖李太后亦派人至五臺山，請憨山為國祝釐。一求道教，一求佛教，實則皇上是為鄭貴妃祈嗣，李太后是為王才人祈嗣，信仰不同，各自禱求。萬曆 9 年 10 月，憨山建無遮道場於大塔院寺，水陸佛事七晝夜，至明年 8 月，內宮王才人生皇太子，功德固然圓滿，卻引起皇上身旁宦官們的嫉恨，五臺山既不可居，於是遠蹈東海。憨山來到山東萊州府膠州即墨縣的牢山（嶗山，今屬青島），尋得那羅延窟，《憨山大師年譜疏》「十一年癸未」條又載：「予初因閱《華嚴疏·菩薩住處品》云：『東海有處，名那羅延窟，從昔以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清涼《疏》云：『梵語那羅延，此云堅牢，即東海之牢山也。』……予因慕之，遂特訪，至牢山，果得其處。」⁷今檢《華嚴經·諸菩薩住處品》云：「震旦國，有一住處，名那羅延窟，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⁸又檢清涼澄觀《華嚴經疏》云：「那羅延者，此云堅牢，昔云，即青州界有東牢山。」⁹佛經記載一如憨山所言。可惜那羅延窟形勢險峻，無法長居。憨山再探牢山之南最深處，得背負眾山、面吞大海的人間奇境，此地原名觀音庵，後來改為太清宮，久已荒廢，因為環境清幽，憨山萌生在此弘揚佛

⁶ 明·福善記錄，福徵述疏：《憨山大師年譜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卷上，頁 50-51。

⁷ 明·福善記錄，福徵述疏：《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頁 50。

⁸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卷 45，頁 241c。

⁹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3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卷 47，頁 860c。唐德宗賜澄觀「清涼國師」。

法的念頭。萬曆 14 年（1586），慈聖太后以藏經一部送至東海，憨山並無佛寺安頓，後上京謝恩，太后命令宮眷各出布施，讓憨山在牢山修築佛寺，寺名定為「海印寺」。次年開始動工，至萬曆 19 年（1591）大殿落成，成為聲名遠播的一大叢林。但海印寺的建造卻引起釋、道之爭，海印寺之地原屬於太清宮，道士耿義蘭在萬曆 17 年（1589）狀訴衙門，竟被判刑四年，此後仍不放棄，萬曆 23 年（1595）再上疏皇帝云：「伏望皇上洞鑒萬里，乞敕法司行提一千人卷，從公研審。如果臣言不謬，乞將逆惡，如律征剿，以救山東民於塗炭；若臣半字虛誑，自甘梟首。」皇帝御批：「既屢控，巡撫理宜親審具奏，何疊批有司，黨援妖僧，害道殃民，是何情弊？」¹⁰審判因皇上的干涉而逆轉，憨山被流放至廣東雷州。福徵在《憨山大師年譜疏》「二十三年乙未」條道出其中關鍵：「皇太子生十四歲矣，而儲位未定，廷議紛然。聖母意在泰昌，議主立長；皇上意在福王，議主立貴。內廷近侍，左袒鄭貴妃者什九，外廷權貴，因之附和，幾搖國本。」¹¹朱常洛（泰昌帝）為王才人所生，朱常洵（福王）為鄭貴妃所生，萬曆帝因不滿憨山當時主持求嗣法會，故而趁此下罪。至萬曆 28 年（1600），太清宮「蒙降旨復宮，頒《道藏經》，敕封耿公為扶教真人」，¹²海印寺卻在興建十餘年後消逝於天壤。¹³

民國 19 年，龍燦在太清宮附近靜坐，精神超脫，體悟深刻，誓言日後將在此地為僧。到了民國 29 年，印光法師作〈復龍澄澈居士書〉云：

牢山乃憨山大師弘化之地。陳飛青欲修寺，以大師《年譜》鈔本持來，祈排印流通。光寄信各圖書館問《年譜疏》，皆無有。後聞北京嘉興寺有書冊全藏，

¹⁰ 耿義蘭：〈控憨山疏〉，收入周至元編：〈藝文志·文獻〉，《嶗山志》（濟南：齊魯書社，1993），卷 7，頁 292。

¹¹ 明·福善記錄，福徵述疏：《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頁 66。

¹² 周宗頤著，李偉剛、郭清禮校注：〈耿真人傳〉，《勞山太清宮志校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卷 1，頁 19。

¹³ 本段所述，參明·福善記錄，福徵述疏：《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九年辛巳」條至「二十三年乙未」條，頁 46-69；明·黃宗昌著，苑秀麗、劉懷榮校注：〈仙釋·憨山〉，《嶗山志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卷 5，頁 84-85；何孝榮：〈從高僧到大師：憨山德清的嶗山生涯〉，《江西社會科學》34：10（2014.10），頁 120-129；孫克誠：〈名誤落山東：憨山法師居嶗事迹考述〉，《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5：3（2019.9），頁 94-103。

託人請來鈔出付排，故寄二包。憨山于佛法有大功，于明社稷有大功，若不謫廣東以談笑而息大亂於始萌者幾次，則其危也，甚于纍卵矣。光於〈六詠頌〉略標大要，事在有心人。¹⁴

書信提到《憨山大師年譜疏》已抄出付排，郵寄排印本兩包給龍燦，《年譜疏》並附有印光〈題憨山大師六詠手卷〉，云及：「〈六詠〉妙偈，筆法遒健。文義超妙，愈讀愈煥。」¹⁵信中並言，陳飛青居士原想在牢山修築海印寺。參考龍燦〈印光大師誄文〉云：「今秋以介友皈依、請經二事，復上師書，得復，為十月十九日所發。述《憨山大師年譜》事甚詳，且推尊備至。末言陳飛青有意於勞山修寺，今飛青逝矣。」¹⁶陳飛青已逝，那麼，印光法師為何在信中提到「陳飛青欲修寺」、「事在有心人」？龍燦在印光法師辭世後，才體會出「事在有心人」的真意，〈印光大師遺札書後〉云：「余出遺札跪而誦之，始省老人言外意，乃以復興海印寺隱屬耳！遂泫然拜受顧命。……自是抱復興之志益堅，魯多君子，聞余言悉贊同。」¹⁷牢山海印寺的復興心願，由此開始。

民國 30 年，龍燦在湛山寺與廣覺法師共處。廣覺法師，閩人，北京廣濟寺現明法師（1880-1941）弟子，¹⁸此年也在青島湛山寺中，親近倓虛法師，曾作〈倓虛大師傳略〉。¹⁹龍燦詩〈廣覺上人有招隱詩，次韻寄意〉二首，詩序云：「清宣統元年，余尚未受室，與亡友黃岡劉子通同游峨眉，于金頂寺見普賢大士現相空中，幡然作出世想。子通以無後不孝為阻，遂復下山，苦撻塵網，念忽忽三十寒暑矣。近抱復

¹⁴ 印光：《印光法師文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卷 5，頁 807-808。此文亦附於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196，題〈印光大師遺札〉。「牢山」，《印光法師文鈔》作「嶗山」。

¹⁵ 明·福善記錄，福徵述疏：《憨山大師年譜疏》，卷首，頁 5。〈六詠詩〉指憨山〈心〉、〈無常〉、〈苦〉、〈空〉、〈無我〉、〈生死〉六首詩作，見明·憨山德清：《憨山大師夢遊全集》，收入《乾隆大藏經》第 112 冊（桃園：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2007），卷 47，頁 989-990。

¹⁶ 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189。「十月十九日」，誤排為「十月十六日」，今逕改，參印光〈復龍澄澈居士書〉（即〈印光大師遺札〉）可知。陳飛青，江蘇人，印光有〈復陳飛青居士書〉四通，見印光：《印光法師文鈔》，卷 4，頁 625-629。

¹⁷ 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196-197。

¹⁸ 參黃夏年：〈大陸民國版〈道源法師事略〉與作者廣覺法師〉，《佛學研究》21（2012），頁 269-270。

¹⁹ 廣覺：〈天台宗第四十四代倓虛大師傳略〉，收入倓虛述，大光記：《影塵回憶錄》（臺北：華藏淨宗學會，2012），頁 15-19。此文題「辛巳三月弟子廣覺敬撰」，辛巳即民國 30 年。

興憨山道場志願，他日海印重光，當有老沙彌出現也。」詩作二首，其一言峨眉山事，不錄。其二云：

古德遺文愛夢游，一回開卷一消愁。待看海印牢山頂，卻笑沙彌已白頭。²⁰

古德，得道高僧之意，此指憨山大師，憨山大師留下《憨山大師夢遊集》，每回開卷讀之，每回消愁。今後將繼承憨山之志，請待看海印寺將重新樹立於牢山山頂，即使那時沙彌龍燦已成為白頭老翁，然而此志不變。詩中描述遙遠的夢想，但龍燦卻以肯定的語氣道出。今廣覺法師〈招隱詩〉未見，但他離開湛山寺後，曾作〈懷龍健行青島〉，詩云：「已識詩情老更癡，坐收山景豁心脾。觚棱久斷春明夢，函札祇添舊日思。正脈桐城真得髓，圓音法海善為辭。盡憑人事紛紛去，留眼同看劫後棋。」²¹謂龍燦為情癡的作詩老手，坐觀景色，暢達心脾，可得桐城正脈之真髓，圓妙聲音更闊如佛法之海，由此可見兩人的交情。也因為兩人交誼深厚，龍燦遂將萌芽的海印寺夢想告訴友人。

佛門中人固能體會心聲，但建造佛寺更需要具有財力的善心人士，這時龍燦也得到了商業界吳藩的承諾。吳藩，字伯僧，一字伯生，安徽貴池人，民國 10 年，曾應實業家周學熙（1865-1974）之邀，擔任青島華新紗廠副經理，²²近人〈天津華新紡織公司始末〉載：「青島廠創建時經理為裴伯凱，後來由周學熙的次子周志俊擔任，吳藩（伯僧）為副理。」²³另據倭虛法師《影塵回憶錄》云：「民國二十三年，湛山寺開始修後大殿時，王金鈺居士便計劃修湛山精舍……。精舍的房子蓋完後，就把佛學研究社和佛經流通處搬在精舍來，並把佛學研究社改組為青島佛學會。眾推王

²⁰ 本際：〈七絕〉，《懷柏山房吟草》，頁 314。

²¹ 廣覺：〈懷龍健行青島〉，原見《佛學月刊》3：2（1943.7），頁 25。今見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96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頁 299。

²² 參不著撰人：〈貴池近現代人物專題·吳藩〉，《博雅人物網》網站，網址：<http://ren.bytravel.cn/history/1/wufan.html>（2021 年 10 月 16 日上網）。

²³ 周學輝、馬鏡軒：〈天津華新紡織公司始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 38 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頁 70。案，周志俊（1898-1990），原名周明焯。

居士（金鈺）為會長，周叔迦、袁道沖、吳伯僧為副會長。」²⁴知吳藩是華新紡織青島廠的副理，同時也是青島佛學會的副會長，商業、宗教的雙重身份，正是龍燦復興海印寺的最佳協助者。但龍燦決定興建海印寺，是在日本佔領青島之後，青島廠的運作已經停止，雖得到吳藩的承諾，也需等到戰爭結束。民國 31、32 年左右，龍燦作〈夜宿玉珊家，夢聞阮仲文遊緬甸，又晤伯僧云，必助余復興海印寺，作此待驗〉云：

胡馬驚殘夜，幽人集夢中。覺來天欲白，趺解日初紅。重諾徵吳伯，遙天憶阮公。前程期孟晉，大願不虞空。²⁵

此詩的寫作地點仍在青島。「胡馬驚殘夜，幽人集夢中」，意指日本入侵之時，與隱士友人集會於夢中，醒來天將亮白，趺坐可知朝陽東升，一切仍存有希望。頸聯以「重諾徵吳伯」與「遙天憶阮公」相對，印證了詩題「又晤伯僧云，必助余復興海印寺」，得此承諾，前程仍須努力進取，生平大願方能不憂落空。在青島落入日本控制後，吳藩改往上海英國租界購置廠址，但仍飽受日人干擾。民國 32 年，吳藩憂患成疾，龍燦作〈伯僧病起，郵示謝倓師詩次韻〉，末聯云：「君病垂危今竟起，佛恩深處應難忘。」²⁶知吳藩病危時，曾寫詩給倓虛法師，表達佛恩難忘。民國 33 年，吳藩過世，龍燦又作〈伯僧生西，既以詩慶，意猶未盡，復用陶韻焚獻，兼慰其家屬〉，吳藩投「生」西方淨土，以詩「慶」之，實蘊藏無限悲愴，此時再作一詩，用陶淵明〈於王撫軍座送客〉之韻，²⁷詩云：

金風蕩海暑，林木似漸腓。忽聞素心人，老病竟西歸。蓮池今入坐，古佛欣瞻依。生平日繫念，行篤願不違。先行君得所，暫訣吾何悲？國土十萬億，西嚮睇斜暉。薄懷在牢山，征邁尚遲遲。何當薤鬢髮？萬有棄如遺。²⁸

²⁴ 倓虛述，大光記：〈青島湛山寺創修經過〉，《影塵回憶錄》，頁 521-523。案，王金鈺（1884-1951），中華民國將領，後定居山東青島。佛學家周叔迦（1899-1970），原名周明夔，周學熙之子，周志俊之弟。

²⁵ 本際：〈五律〉，《懷柏山房吟草》，頁 155。

²⁶ 本際：〈七律〉，《懷柏山房吟草》，頁 227。

²⁷ 見晉·陶潛著，袁行霽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2，頁 150-151。

²⁸ 本際：〈五古〉，《懷柏山房吟草》，頁 52。

詩歌說，秋風吹散海地暑氣，林木似漸枯黃，忽聞心地樸素之人，因老病而西歸。如今入坐蓮池淨土，欣喜瞻依古佛，這是因為伯僧生平行為篤厚，故而願望不違。接著又說，伯僧的先行離去，不過是適得其所，如今僅是短暫訣別，必有相會之時，又何須悲傷？過十萬億佛土是極樂世界，注視著西方斜輝的龍燦，依然心繫牢山，復興海印寺之事行進遲遲，何時才能建成佛寺，讓自己成為剃去髮鬚、遺棄萬有的僧人呢？吳藩的離去，使得龍燦「作此待驗」終究無法檢驗，「大願不虞空」的願望畢竟成空。

民國 34 年抗戰勝利，重建海印寺的理想必須另覓他途，不變的是，龍燦依然樂觀看待此事。此年作〈送明亮上人南行〉，詩序載：「明師將南行，向余作別曰：『曩住焦山習教三年，後來此，以滬圓明堂主為依止。』師此行留滬？抑返焦山？未定時。余抱復興海印寺之願，詩尾乃預約之。」詩云：

金風來北海，錫杖適南行。結念同門誼，難言暫別情。還焦溫舊業，止滬勵前程。我有牢山願，相期共此生。²⁹

此詩之作仍在青島湛山寺。友人明亮法師即將歸去南方，向龍燦告辭，說自己曾在鎮江焦山習教三年，³⁰之後來到湛山寺，然心中實以上海圓明講堂的圓瑛法師（1878-1953）為精神依託。³¹詩歌說，秋風吹來渤海，明亮法師手持錫杖南行，兩人在湛山寺中曾有同門之誼，離別之情難以述說。明亮此行，也許回到焦山溫習舊業，也許停留上海展開新的旅程，不論如何，龍燦存有牢山的願望，期待兩人能在海印寺重見，共同修持念佛，渡過此生。詩中，龍燦將此次分別視為「暫別」，尚未形成的牢山海印寺才是永恆的寄託。

龍燦另有七古〈益陽周坦生廠長將之武昌，長歌贈別，兼訊張覲丞中表〉，詩歌

²⁹ 本際：〈五律〉，《懷柏山房吟草》，頁 154。

³⁰ 此習教處當指焦山定慧寺。

³¹ 《圓瑛大師年譜》「一九三四年，甲戌，民國二十三年，大師五十七歲」條：「八月，上海圓明講堂正式落成。此堂為大師皈依弟子顧聯承和夫人邢明心居士發心籌集建造，供奉師尊為弘化道場。」見明暘：《圓瑛大師年譜》（上海：上海圓明講堂，1989），頁 141。

是為湖南煉銅廠廠長益陽周期岳（坦生，1896-？）而作，³²其中述及：

八年寇難持大節，忍飢邱壑身潛藏。忽聞凱歌燎竹響，狂喜距躍笑倒床。我亦艱貞忝同守，寺隱涕淚沾衣裳。一燈相對話中夜，傾蓋如故披肝腸。服君矢願破唯物，闡明法相覺群盲。我承師命盡形壽，印光法師於圓寂前十日貽書，隱以復興牢山憨公海印寺為囑。那窟復興海印堂。《華嚴經》云：「那羅延窟在中國。」山東牢山為往古文士修行得道之地。語云有志事可就，自審聖念天必償。³³

文中先讚揚周期岳在對日抗戰期間能秉持大節，潛藏於邱壑之中，忽聞凱歌聲響，不禁狂喜跳躍。接著又說，自己遭逢艱危也堅守正道，隱於湛山寺中，直到勝利消息傳來，初聞涕淚滿衣裳。如今兩人燈下相對，初次相逢即一見如故，瀝膽披肝，坦誠相交。周期岳立志以佛法破除唯物思想，闡明諸法之相狀，以明世人；龍燦也將繼承印光法師的遺命，在牢山那羅延窟復興海印寺。後以「有志者，事竟成」³⁴來勉勵周期岳，並用以自勉，兩人的目標皆是神聖的信念，相信天必償報，終有完成的一日。

三、來到臺灣後的隔海追尋

民國 36 年，龍燦南下蘇州，參與印光老人靈骨入塔典禮。龍燦抄錄印光寫給他的遺札，讓虔誠的佛教信仰者閱讀，眾人皆謂將盡力協助，完成海印寺的復興之願。在靈巖寺又遇某居士，為地質學專家，談論此事云：「海中島嶼，其水成岩多由橫面累積長成。獨牢山由地心縱面突然崛起，氣完土厚，質固石堅，山之名牢者以此。若那羅延窟，殆牢山結晶之中心。」³⁵聞後，龍燦更具信心。可惜 38 年國共內戰，

³² 周期岳，傳見資源委員會編：《中國工程人名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頁 429。

³³ 本際：〈七古〉，《懷柏山房吟草》，頁 96。

³⁴ 語見《後漢書·耿弇列傳》，光武帝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19，頁 712。

³⁵ 本際：〈印光大師遺札書後〉，《懷柏山房文鈔》，頁 197。

龍燦不得已來到臺灣，海印寺突然間變成了隔海夢幻。

民國 41 年，龍燦隨南亭法師正式成僧，法號本際。《南亭和尚自傳》云：「龍燦，字健行，工詩文。……二、三年來，迭次要求出家人為之披剃，無一應者。末後，要求於余，非應允不可。余乃與之約曰：『我借你一個名字，你可以受戒。但我們的關係至汝出家為止。我不能照顧你，我亦不要你照顧。』」³⁶當時本際法師六十九歲，雖成為南亭弟子，卻無法陪侍師側，寄寓於中壢圓光寺，腦海所思所想者，仍然是牢山海印寺。如〈紀夢述願〉所述：

驚心火宅慕袈裟，底事蹉跎祇自嗟？老我鬚眉猶有願，復興海印寺事。漂零魂夢已無家。³⁷

《妙法蓮華經》中，世尊說偈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如來已離，三界火宅，寂然閑居，安處林野。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眾生，悉是吾子。」³⁸世界如驚心火宅，生老病死，充滿眾苦；但眾人皆佛陀之子，不如寂然閑居，改披袈裟。本際在剃度之後，為了何事而蹉跎自嗟呢？因為鬚眉雖白，猶有復興海印寺的願望尚未實現，魂夢飄零，依然無家可歸。有時，本際之夢不是「漂零魂夢已無家」，而是夢幻似真，如〈夢題吾鄉古德憨山大師海印寺〉云：

篤仰鄉賢欲躋攀，巍巍遺範在人間。峰巔疊翠林千影，海角長青水一灣。說法有書藏淨室，營藍集侶慰憨山。生平最樂為何事？妙句吟成夢裏還。³⁹

詩題言「吾鄉古德」，蓋憨山大師本姓蔡，安徽全椒人，與本際家鄉同屬安徽之故。詩歌說，我欲追攀令人景仰的鄉賢，他的崇高典範遺留在人間。夢中所見的牢山景像，峰巔疊翠，林樹千影，海角長青，碧水一灣，海印寺如在目前。本際寺中說法，

³⁶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收入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編纂：《南亭和尚全集》第 12 冊（臺北：華嚴蓮社，1994），頁 194。

³⁷ 本際：〈七絕〉，《懷柏山房吟草》，頁 349。

³⁸ 後秦·鳩摩羅什譯：〈譬喻品〉，《妙法蓮華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卷 2，頁 14c。

³⁹ 本際：〈七律〉，《懷柏山房吟草》，頁 259。

有書藏於淨室，於此經營伽藍，集合僧侶，以慰憨山之靈。最後說，生平最樂何事？正是夢裡來到海印寺，吟詠妙句，剎那間了卻心願。前述兩首詩，海印寺之夢或悲或喜，本際依然懷抱希望。在圓光寺中，本際還曾寫詩給友人雨來，云及：「勞山同誓願，雨來亦崇拜憨山大師，有入那羅延窟之願。商啟況多予。常進忠言，多中肯綮。」⁴⁰回到牢山（勞山），同入那羅延窟，是本際與雨來二人的共同願望，這樣的願望自然包含了復興海印寺。

民國 43 年，本際刊刻《節本憨山法語》，此書請南亭法師節選，南亭〈跋節本憨山法語〉云：「甲午春，余居台北華嚴蓮社，老徒本際自中壢圓光寺來函，將以去夏募印諸書所得流通之款，除印其他三書外，復印法語單行本，以公同好。又慮其帙厚而貲薄也，丐余選之。」⁴¹南亭閱讀月餘，選出此書，書中以「法語」為主，但仍有「書問」、「序」、「記」、「塔銘」各卷，故全書又名《憨山大師夢遊集節本》。南亭跋語再云：

福州薩居士冠錦，受本際之託，不避酷暑而繕成之，其功德自非淺鮮。又本際告我曰：「十五年前，居青島湛山寺，奉印光大師示寂前兩旬手諭，言外以復興嶗山海印寺為囑。」今本際行年七十有一矣，猶懷之不敢忘，冀將有以實現，特刊法語先之，以為異日海印重光之張本，其志亦足尚已。⁴²

知《憨山大師夢遊集節本》的刊印，實是重光海印寺的一種宣示，一種諾言，這是本際一生中念茲在茲的最大心願。此書請友人薩冠錦抄寫，⁴³封面請于右任（1879-1964）題字，以示莊重。目錄之前有本際〈施財樂〉一詩，書末有〈勸友戒殺茹素詩〉、〈自警聯〉之作，文字均淺白，用意在於教化大眾。附錄另有印光法師的〈印光大師遺札〉（即〈復龍澄澈居士書〉），最後則是本際〈印光大師遺札書後〉，遺札

⁴⁰ 本際：〈五律·雨來見過乞詩，適二次戒吟之際，既面謝已，尋喜其此來投機，可期披髮，復以二律奉贈〉，《懷柏山房吟草》，頁 184。雨來，後隨妙果法師出家。

⁴¹ 南亭：〈跋節本憨山法語〉，收入明·憨山德清著，南亭輯，本際編：《憨山大師夢遊集節本》（薩冠錦手抄，1954），頁 193。

⁴² 南亭：〈跋節本憨山法語〉，收入《憨山大師夢遊集節本》，頁 193-194。

⁴³ 薩冠錦居士，本際友人。本際曾作〈序薩冠錦居士著安樂途徑〉，見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202-203。

書後述說了大陸的往事，結以在臺灣的願望：

余私自計，一俟禹甸澄清，將侍虛老上人浮海而往。集舊時道侶，就羅窟之阿，牢山之麓，遵普照大師養道法會遺軌，分建男女道場，供養大心七眾，期即身以證聖果焉。度憨公、印祖在寂光蓮座中，當開顏含笑，加被促成也。謹敘其發願之因緣，預告於海內外諸緇白，欲覓地以修真復性者，盍歸來乎？至選印《憨公法語》，句句皆足啟人，家師南老已詳述之，本際不敢復贅已。⁴⁴

當時倭虛法師在香港弘法，本際心想待中國澄清，將陪同倭虛回到青島湛山寺，之後更往那羅延窟，攀上牢山山麓，重興海印寺。文中提及普照法師，普照為黑龍江王氏子，本際曾於民國 19 年尊奉為師，所撰〈普照律師傳〉云：「師於河北涿鹿縣境，建養道法會兩道場，男部在黃羊山中，女部設涿鹿城內。」⁴⁵本際也想在重建海印寺後仿之，分建男女道場，供養出家眾與再家眾。並且相信，此一想法當能受到憨山大師、印光法師的含笑允許，加以促成，故而預告海內外僧俗，欲覓地修復真性者，何不一同歸來？這是本際的熱切期望，但又如何化夢想為真實呢？夢想依然遙遠，於是先印《憨山大師夢遊集節本》，以示此志未忘。

本際〈自傳〉又云：「戊戌納蔡念生老居士建議，借臺疆復興海印寺。」⁴⁶「戊戌」，即民國 47 年，友人蔡念生建議本際法師在臺灣建立海印寺，以完成生平夙願。蔡運辰，字念生，遼東鳳凰城人，民國 36 年加入民社黨，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38 年渡海來臺，45 年倡修《中華大藏經》，擔任總編纂。⁴⁷蔡運辰有長文〈呂姑祠記〉，記其母呂鳳伏、從母呂鳳春之事。鳳伏、鳳春姐妹侍奉寡母而居，然伯父貪戾，欺凌孀孤，擅自將鳳伏、鳳春鬻與富室，強行劫持二女，鳳春竟吞鴉片而亡。鳳伏誓復妹仇，赴官府控告數年，歷經千辛萬苦，沉冤終得昭雪，後在鳳凰城建「呂姑

⁴⁴ 本際：〈印光大師遺札書後〉，收入明·憨山德清著，南亭輯，本際編：《憨山大師夢遊集節本》，頁 199。此文亦收入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196-197，文字小異。

⁴⁵ 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198。黃羊山，在涿鹿縣。

⁴⁶ 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214。

⁴⁷ 參于凌波：《〈修訂中華大藏經〉總編纂蔡念生》，《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第 3 集（臺北：慧炬出版社，1994），頁 341-364。

祠」紀念鳳春，謂此祠乃寄「鵠原之痛」。⁴⁸鵠原，典出《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⁴⁹脊令，鵠鵠也，鵠鵠在原野上悲鳴，彷彿同伴陷入困境，言兄弟友愛也。本際曾作七古〈脊令歎〉，歌詠蔡運辰母親、從母之事，結尾云：

溯源鼻祖本人傑，卜居大邑稱地靈。宜乎耳孫得雙鳳，垂型萬禩女中英。山可崩兮海可竭，烈義終古如日星。晚歲長齋持佛號，臨終正念更分明。定占神識棲蓮沼，應勗阿妹平冤親。⁵⁰

「溯源鼻祖本人傑，卜居大邑稱地靈」，當與此詩開頭「系出齊州太公冑，祖遷遼瀋鳳凰城」⁵¹合觀。鳳凰城呂姓，為齊地姜太公呂尚的後代，祖先遷來此地，故謂鼻祖原是人中豪傑，卜居地靈之處。遠孫可得鳳伏、鳳春，雙鳳為女中英雄，將垂型千秋萬祀，縱使山崩海竭，烈義二女始終如日星閃耀。鳳伏晚年長齋念佛，即使臨終也不為死苦顛倒，專意修持，精神意識將棲止極樂淨土，協助鳳春達致冤親平等、萬法一如的境地。蔡運辰向本際提出的修寺意見，與呂姑祠也有所關聯，〈呂姑祠記〉後云：「今者崎嶇海島，輒欲向佛教寺院乞地數弓，別建所謂呂姑祠者。衍先人愷悌之懷，為後賢憑弔之資。已蒙于右任先生預書祠額楹聯，成惕軒先生、景佐綱先生撰寫碑文，但客況蕭條，此願終難遽遂。」⁵²蔡運辰想在臺灣重建呂姑祠，其願難以達成，僅能撰文追憶，以此心推之，故有勸勉本際另設海印寺之議。本際〈印祖百齡誕辰，適海印寺基礎奠定，獻文奉壽〉一文，曾回憶此事：

居台六七稔，吾友蔡念生啟余曰：「今返大陸尚無確期，而膠灣、臺灣，同一海島耳。子既抱復興海印之願，何不借臺地以為之？」余應曰：「唯唯。」數

⁴⁸ 參蔡運辰：〈呂姑祠記〉，《呂姑祠紀略》，收入明·雲棲株宏著，蔡運辰贅言：《竹窗隨筆贅言》（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頁311-325。

⁴⁹ 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9，頁160。

⁵⁰ 本際：〈七古〉，《懷柏山房吟草》，頁119-120。〈脊令歎〉亦收入蔡運辰：《呂姑祠紀略》，收入《竹窗隨筆贅言》，頁330-332，字句小異。

⁵¹ 本際：〈七古〉，《懷柏山房吟草》，頁118。

⁵² 蔡運辰：《呂姑祠紀略》，收入《竹窗隨筆贅言》，頁324-325。成惕軒（1911-1989），湖北陽新人；景佐綱（1895-1979），遼寧本溪人。

年來為建寺覓地，奔走南北，常櫛風沐雨而行，遇泥淖，由村農負之以背，心未嘗以為苦，氣未嘗以稍餒也。先後歷霧峰、內湖、新店、烏來諸區，雖均有人獻地，奈以不宜建寺而放棄。⁵³

人生有限，轉眼即老，返回大陸卻遙遙無期，蔡運辰的建議其實是感同身受。所云「膠灣、臺灣，同一海島耳」，小青島是膠州灣的島嶼，青島雖因小青島而命名，但已非真正的海島，與臺灣不同，「同一海島」的說法，僅能以面臨大海的相同處來作理解。因為兩地隔海遙望，蔡運辰以為，本際法師若能借臺地而為之，也是復興佛寺的一種形式。此一提議，對於七十五歲的本際來說，自然是唯一的希望，故而恭敬答應。

此後，本際覓地興建海印寺，歷經霧峰、內湖、新店、烏來，皆未成功。尋覓烏來一地，可參《覺世》旬刊民國 48 年 11 月 21 日報導，標題「本際法師宿願得酬，溫麟教授獻地施金，烏來五教山將添梵剎海印寺」，內容云：

際師年來嘗為此事奔走南北，覓地建寺以了宿願。聞近得政治大學教授溫麟居士發心獻地於烏來之雙溪口五教山中，面積四甲，背山面水，環境清幽。際師曾約精於勘輿學之王贊斌監委、傅化一地師入山勘測，皆稱佳地，適合興建道場，並謂最好於本年十月破土興工。⁵⁴

此刊發行於 48 年 11 月，文中卻云「最好於本年十月破土興工」，蓋此則消息已非新聞，《覺世》仍予以刊登。報導說，政治大學教授溫麟（1909-1993）出資購買烏來之地四甲，獻為海印寺寺址；監察委員王贊斌（1891-1976）精通風水，勘測後亦曰佳地。原本海印寺即將動土開工，後來卻因故作罷。不止於此，民國 48 年秋，友人劉泗英也曾陪同本際到淡水勘察，〈本際法師偕勘淡水海印寺址歸，成五律一首〉云：

八勢神宮奠，風雲靜海圻。漢家新廟貌，蜀客舊緇衣。靈爽從茲在，豐穰到此祈。牢山心印處，又見鶴來歸。⁵⁵

⁵³ 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195。

⁵⁴ 佚名：〈本際法師宿願得酬，溫麟教授獻地施金，烏來五教山將添梵剎海印寺〉，《覺世》旬刊第 93 號，第 4 版，1959 年 11 月 21 日。

⁵⁵ 劉泗英：《懷園詩稿》（臺北：作者自印，1976），頁 280。

劉泗英，別號懷園，四川南川人，中國青年黨黨員，曾任吳佩孚（1874-1939）幕僚多年，民國 36 年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大陸變色後來到臺灣。⁵⁶本際與劉泗英成為摯友另有重要原因，即四川楊庶堪（1881-1942）是本際的友人，同時也是劉泗英的老師，觀本際詩題〈丙申六月既望為亡友楊庶堪忌辰，與懷園就中壢圓光寺誦經供眾〉，⁵⁷「丙申」，民國 45 年；「懷園」，即劉泗英。回到前詩，詩作開端提及「八勢」，指八勢溪，在紅樹林保護區注入淡水河。本際與劉泗英來到八勢溪畔，彷彿已見神殿奠定基礎，矗立在風雲變幻的靜海邊界上。海印寺即將成立，成為嶄新寺院，身著陳舊僧衣的四川來客本際，⁵⁸心中殷殷期盼，期盼神靈庇佑，穀物豐收。此地的海印寺，將是牢山海印寺的心印傳承之處，不落言詮，佛心自證，即使丁令威化鶴歸鄉，也將歸來於此。⁵⁹依劉泗英詩句，海印寺似將定址於淡水，事實亦不然，興寺計畫最後並未如願，臺灣海印寺仍在本際法師的熱切追尋中。

四、基隆海印寺的夢想成真

海印寺後來成立於基隆，此事緣由當追溯至靈源法師。靈源，浙江臨海人，民國 21 年赴福州石鼓山湧泉寺，虛雲老和尚（?-1959）為之披剃，序為徒孫，36 年奉虛雲之招，擔任廣東南華寺住持，38 年避難香港，42 年再應南懷瑾（1918-2012）之邀來臺，次年於基隆興建十方大覺寺。⁶⁰民國 37 年，靈源法師與龍燦曾在上海慈雲寺相見，來到臺灣後，又聞龍燦已出家為僧，法名本際，隱居中壢圓光寺，於是

⁵⁶ 參劉泗英：〈懷園詩稿自序〉，《懷園詩稿》，無頁碼；呂無畏編：〈劉泗英先生傳略〉，《中華民國詩人名鑑》（臺北：中華民國文化促進會，1966），頁 19-20。

⁵⁷ 詩見本際：〈七律〉，《懷柏山房吟草》，頁 262。楊庶堪，字滄白，四川巴縣人。

⁵⁸ 本際雖生於安徽桐城，但先世為四川江油人，其祖父龍德（1826-1881）與外祖父張傳誥（1829-1881）亦同寓四川青城山，故劉泗英謂之「蜀客」。

⁵⁹ 丁令威化鶴歸鄉的典故，參晉·陶潛著，汪紹楹校注：《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1，頁 1。

⁶⁰ 參靈源：〈靈源自傳〉，《靈源夢話》（臺北：法鼓文化，2014），頁 6-8。

前往拜訪，本際竭誠招待。靈源〈本際老法師紀念集序〉還言及：「乃至十方大覺禪寺落成，各處聯語，常賴老人之助。老人之詩文並茂，出口成章，修持涵養，亦世所希有。」⁶¹兩人交誼如此，後來大覺寺和海印寺也並肩而立。

本際在〈自傳〉中回憶往事：「己亥秋，應大覺寺靈源老和尚之招，得接收寺旁佛陀林一所，旋修葺大殿，繼建關房，寺基粗奠，歷盡艱辛，南行托鉢募捐，三次幾頻于死。」⁶²所云「己亥」，為民國 48 年，此是誤書。本際嘗謂，47 年接受蔡運辰的建議後，「數年來為建寺覓地，奔走南北」，既謂「數年」，則非隔年矣。況且，48 年 10 月時，溫麟教授有意獻烏來之地，本際不可能同時又接收大覺寺旁的佛陀林。觀本際其他文章，此當為 49 年之事，〈跋三版印行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述及：

民國四十九年夏，余應十方大覺寺靈老和尚之邀，來基隆消暑。適寺前佛陀林林主，願讓出該林，須納建築費兩萬捌仟元，當時余缺資，無意接受。適鄉友許梁公居士同寓大覺，極力從惠，在觀音亭求籤，籤云：「功名事業本由天，不須介意念懸懸。若問中間遲與速，風雲際會在眼前。」直將本人法名二字標出。自念在大陸及臺灣，歷經廿二次刀兵、水火、重病諸災難不死，皆蒙觀音大士默佑之恩。此籤既如是云云，安能不信？遂決計湊款清交，復南下募捐，為翻蓋大殿及添建寮房之備。時余年已七十有七矣。⁶³

以此段文字比對〈自傳〉云「應大覺寺靈源老和尚之招，得接收寺旁佛陀林一所」，當指靈源法師邀請至十方大覺寺，才「間接」促成購地之事；但不論直接或間接，本際仍認為協助海印寺者，導源於靈源法師。當時另有友人許梁公，⁶⁴也寄住大覺寺，曾與本際在大覺寺最高處的觀音亭求籤，籤詩首句「功名事業本由天」，末句「風雲

⁶¹ 靈源：《靈源夢話》，頁 104。又見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1。

⁶² 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214。

⁶³ 本際：《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基隆：海印寺，1965），頁 96。

⁶⁴ 許梁公曾經指導律航法師念佛，律航云：「來臺以後，蒙慈老法師剃度，出家為僧，得以專修淨土法門，方知念佛為真正了脫生死的捷徑。其他師友，如夏蓮居、李炳南、董正之、韓慧達、許梁公諸位居士，指導薰習，受益甚多。」見律航：〈結論並序〉，《百日念佛自知錄》（臺北：普門文庫，1977），頁 59。

際會在眼前」，標明「本際」法名，本際不能不受感動，於是湊款買下土地，之後再南下募款，準備興建海印寺。

籌備建寺款項時，本際曾得到詹勵吾（1904-1982）居士的贊助。詹勵吾，號半癡，安徽婺源人，原在大陸經商，因時局惡劣，民國 37 年由滬至臺，購入重慶南路房屋一棟，設南開行，民國 39 年僑居北美，後移居加拿大。50 年開始，詹勵吾資援周宣德（1899-1989）居士在臺灣成立佛學社團、創辦《慧炬》月刊，更捐地以弘法，著有《半癡詩禪集》。⁶⁵本際〈贊詹勵吾居士倡助海印寺建築基金〉記載此次跨海義舉：

萬里還雲至，春風雁影翔。布金輝海印，同願感鄉豪。福慧雙修久，金湯並護牢。剎竿標養老，共仰首功高。⁶⁶

書信如雲朵，回信如「還雲」。詩作說，詹勵吾居士的回函從萬里之外而至，書信交流，如同春風中雁影翱翔，充滿喜樂。詹勵吾布施金錢，輝映海印寺，感謝安徽的同鄉豪傑，志願與我相同。後半段所述皆是衷心讚美之詞：居士福德、智慧長久雙修，心靈護持固若金湯，如同寺前幡竿，不止是養老標誌，同時也是令人景仰的崇高功績。本際獲得詹勵吾的資助，但事實上兩人並未相見，至民國 51 年，詹勵吾作七古〈獲慈親寄賜故園山茶作歌〉，本際遙和詩作一首，⁶⁷以示情誼難忘。本際和卜居加拿大的詹勵吾取得聯繫，推測是《慧炬》雜誌創刊者周宣德的推薦。周宣德，字子慎，江西南昌人，⁶⁸本際曾作〈江右周子慎居士索詩，喜其女似靈照也賦贈〉，詩云：「宿慕龐居士，時參最上禪。洞庭清到底，珠寶不留船。靈照機尤敏，空山草亦芊。祇今吾子慎，似可踵前賢。」⁶⁹唐代龐居士問法於馬祖道一，頓悟妙理，於是放棄家產，以船隻載著家珍數萬沉入洞庭湖中，龐居士之女靈照最為機敏，曾說，

⁶⁵ 參傅益永：〈詹勵吾居士小傳〉，《慧炬》224、225（1983.3），頁 57-58。

⁶⁶ 本際：〈五律〉，《懷柏山房吟草》，頁 186-187。

⁶⁷ 二詩見詹勵吾：《半癡詩禪集》（臺北：慧炬月刊社，1969），頁 176-178。本際此作，《懷柏山房吟草》未收。

⁶⁸ 參周邦道、王熙元：〈序〉，收入周宣德：《淨廬佛學文叢》（臺北：慧炬出版社，1978），頁 1-12。

⁶⁹ 本際：〈五律〉，《懷柏山房吟草》，頁 172。

修行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即有禪門祖師之意。⁷⁰全詩以為，周宣德是踵繼龐居士者，其女則聰慧如靈照，特別是周宣德不計個人利害而顯揚佛學的壯舉，正如龐居士沉珠寶於湖中。

基隆海印寺實際動土的時間，可參考本際〈印祖百齡誕辰，適海印寺基礎奠定，獻文奉壽〉云：「茲者海印寺籌備處成立，甫十餘日，而適逢吾師百歲之誕辰。……敬告海內外諸大善信關心此事者，請垂憫老衲頹齡羸體，共發大心，捨資財，獻人力，促海印早日完成，助七眾同成正覺，是又本際所傾心渴望者也。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冬于海印寺。」⁷¹此文是為印光法師百歲誕辰而作，印光生於農曆 12 月 12 日，如果就新曆而言，已入民國 50 年。海印寺雖已動工，經費仍然不足，本際希望各界關心此事者，出人出力，協助完成此一心願。到了 50 年夏天地藏王菩薩聖誕日（農曆 7 月 30 日），海印寺雖離落成時間尚遠，但已是祭祀祈願之處。此年，劉泗英作〈地藏聖誕往海印寺禮佛未果〉，序曰：「地藏聖誕，澄澈師約往海印寺禮佛未果，內子是夕焚香插地，狀如銀河，因和本際上人〈中元感作〉韻奉簡。」詩云：

車騎曾隨出塞邊，涓流翻發湧成泉。黃河夜渡風尤勁，大漠搏沙月正圓。正
可焚香尊地藏，轉教斥鹵變桑田。基隆海印潮來往，澄澈師誠動九天。⁷²

地藏菩薩誕辰日，劉泗英因內子「焚香插地，狀如銀河」，彷彿沙地中有河水流動，因而想起民國 21 年時，曾隨吳佩孚出塞寧夏，過臨河、五原、包頭，⁷³見涓滴之流湧成泉水，又曾在勁風吹拂下夜渡黃河，大漠飛沙中明月正圓。之後轉入當下，焚香禮拜地藏王菩薩，希望能將鹽鹼之地轉成桑田，如此非不可能，如同潮水來往的基隆海印寺，不正是本際法師精誠動天的奇蹟？同年，劉泗英又作〈健行上人因印光法師遺書令修牢山海印寺，屢請余往助賦答〉云：

⁷⁰ 龐居士的相關記載頗多，各書內容略有出入。可參譚偉：《龐居士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⁷¹ 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195。

⁷²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294-295。本際原作未見。

⁷³ 參吳佩孚：《年譜》，收入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編：《吳佩孚先生集》（臺北：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1960），「五十九歲，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條，頁 256。

常憶愁山老，一誠動九天。桑榆嗟已晚，祇樹願終填。大志翻江海，涓流成湧泉。印師書一紙，乘願永流傳。⁷⁴

詩作再次強調，常憶愁山大師的本際，誠意感動九重天，終於能在桑榆之年，完成興建海印寺的心願。立下大志，翻轉江海，細小的涓涓流水，也將匯成湧泉，而這原來只是印光法師臨終前的一封信，果然是乘願再來，海印寺修成之後將永世流傳。海印寺的緣起與完成，精要呈顯於詩句中。

後來，靈源法師〈本際老法師紀念集序〉回憶說：「老人興建海印寺，為余鄰居，朝夕相見，得其文字之助，余為《佛菩薩聖像畫集》，又得其題句。其勸世利生之書，參禪養道之文，都可留傳於萬世。」⁷⁵海印寺成立後，本際和靈源因為地利之便，時常相見。靈源擅於繪畫，先前本際借宿大覺寺時，劉泗英曾前往探訪，離去時詩呈靈源法師，云：「作畫堪追吳道子，寓言何似楚莊周。」⁷⁶即以吳道子來推崇靈源之畫，又以莊子來讚譽靈源說法時善於應用寓言。《佛菩薩聖像畫集》今有十方大覺寺印本，內附本際親筆題詩三首，署「民國五十年歲次辛丑，觀音大士聖誕日，發願復興愁山大師牢山海印寺，龍眠沙門本際敬題」，⁷⁷若據《懷柏山房吟草》〈靈源大和尚出示手繪聖像廿幅，攝影成帙，屬題敬賦八絕〉，知本際原賦絕句八首，今僅三首收入畫集中。⁷⁸八絕之中，第三首、第四首雖未在題贈之列，但最能體現本際與佛教神明的感應，詩云：

常乘白象貌堂堂，千古人稱十願王。昔上峨眉瞻實相，今慚游子老離鄉。民前二年，余登峨眉，見普賢大士現象空中，即發出家願。

準提示現即觀音，應度何身顯異形。我感餘生十七死，大慈悲母護零丁。余十七次蒙諸危難，每稱聖號，形勢立為好轉，深感觀音大士為我慈悲老母。⁷⁹

⁷⁴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295。

⁷⁵ 靈源：《靈源夢話》，頁 104-105。又見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1。

⁷⁶ 劉泗英：〈信宿大覺禪寺，留別靈源法師以次諸道長，兼似本際上人〉，《懷園詩稿》，頁 291-292。

⁷⁷ 本際：〈題辭〉，收入靈源：《佛菩薩聖像畫集》（基隆：十方大覺禪寺，1971），頁 6。

⁷⁸ 八絕之中，本際所題三首，依序是第一首、第八首、第七首。又，今觀《佛菩薩聖像畫集》，收畫已達五十多幅，未止於二十幅。

⁷⁹ 本際：〈七絕〉，《懷柏山房吟草》，頁 358。前一首註語「民前二年，余登峨眉」，依據本際《自傳》，

前首詠普賢十大願王。《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中，普賢菩薩告訴佛祖：「我爾時乘六牙白象王，與大菩薩眾俱詣其所，而自現身，供養守護，安慰其心，亦為供養《法華經》故。」⁸⁰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宣統元年（1909）時，本際登上此山，瞻仰的不是普賢大士乘坐白象的雕像，而是確實存在的實體真相，這是本際最早發願出家之時，如今雖然已是僧人，卻慚愧成為遠離家鄉的遊子。後首詠觀音菩薩。「準提」，清淨無垢之意，準提佛母是觀音菩薩顯現的形象之一，《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云：「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⁸¹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為之說法。本際曾遭遇多次危難，皆得到觀音菩薩的庇佑，〈自傳〉說自己曾經：「發高熱，臥床七日，最後見觀音大士現相，熱退病起，異哉神力也！自後凡遇險境，一念聖號，即轉危為安，觀音大士實吾之大慈悲母也！」⁸²這兩首詩作，均由靈源的畫作進而契入本際的生命。〈敬賦八絕〉結尾云：

海曲相逢兩若癡，君耽作畫我吟詩。今將聖像裝成帙，屬我題詞示眾知。⁸³

靈源和本際在海隅相逢，兩人若癡，一作畫，一吟詩，聖像、題詞並為一冊，正是畫僧與詩僧的絕妙合作。當時，南亭法師曾對本際說：「你無歸依弟子，海印寺絕難成就。」甚至以為：「十方大覺寺等於是百貨公司，在大覺寺左右建茅蓬，那是等於在百貨公司廊下擺地攤，無發展餘地。」本際法師建成的海印寺，雖然和十方大覺寺小大不稱，卻能與靈源法師相處融融，心無罣礙。後來，本際的皈依弟子仁化，將海印寺經營得有聲有色，南亭也不得不改口說：「然而有志者事竟成，於海印寺之成就而益信。」⁸⁴

當作民前三年。

⁸⁰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7，頁61a-61b。

⁸¹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7，頁57a。

⁸² 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210。

⁸³ 本際：〈七絕〉，《懷柏山房吟草》，頁359。亦見於本際：〈題辭〉，收入靈源：《佛菩薩聖像畫集》，頁6。

⁸⁴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頁196-197。

五、本際法師的生命歸宿

民國 54 年，本際八十二歲，此年作〈跋三版印行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文中述及海印寺的成立以及當時的心境：

寺成迄今五稔，中因人乏同心，事無不逆，生平歷境之艱，無有逾此者。嘗默會孟子「動心忍性」之說，效古人遺大投艱之行。感今世孤行艱苦，由前生少結善緣，宿債既已清償，實吾生之樂事。觀雲影之往來，聽鳥鳴於上下，藉自然耳目之怡情，解塵世心胸之苦悶！視浮生如夢寐，轉一瞬即成空，所謂當前煩惱，解除即是菩提。⁸⁵

本際將興建海印寺當成生命中最困難的一件事，推究根本原因，仍是財力的不足。幸而在本際看來，外在挫折只是為了鍛鍊意志，只是上天交付給自己的重大任務，如《孟子》云：「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⁸⁶或如《尚書·大誥》云：「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⁸⁷待到佛寺成立後，清償了前世舊債，此時本際已是龍鍾老僧，不如觀看雲影，聆聽鳥鳴，怡情於自然，解除心胸苦悶，以證得光明自在的清淨本性。

本際在海印寺的時光中，友人劉泗英時常前往拜訪，以詩歌相贈，從民國 50 年到 55 年之間，相關詩作多達十餘首。除了前節所引之外，另如民國 52 年作〈海印寺澄澈方丈自泰迎來玉佛供奉，謹此獻禱〉，詩云：

基隆海印畫中詩，萬盞明燈意欲痴。師似願王勤普度，海天今見如來時。⁸⁸

海印寺挺立在萬盞明燈的夜色中，形象如畫，彷彿詩境，令人痴意迷之。本際法師崇敬普賢十大願王，勤於普度眾生，從泰國迎來的玉佛，讓吾人在海天之際親見如來，佛陀的降臨更是詩意的呈現。同年，劉泗英又作〈六月十九日大士誕辰，與翁、

⁸⁵ 本際：《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頁 96。

⁸⁶ 宋·朱熹：〈告子章句下〉，《孟子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2，頁 348。

⁸⁷ 屈萬里集釋：《周書》，《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 138。

⁸⁸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331。

周、張、龍諸女居士同登康樂嶺，謁海印寺本際大師，農曆 6 月 19 日，即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日，詩云：

海面風來透體涼，逃禪又到贊公房。一庵初結頻驅夢，虎步龍驤出上方。⁸⁹

「贊公」，唐代僧人，杜甫有詩〈宿贊公房〉。⁹⁰劉泗英說，此日海風清涼，為了參禪來到贊公房，即來到海印寺之意，詩中「贊公」指本際。佛庵搭建未久，劉泗英與女居士們在庵中謁見本際法師，本際以佛力驅逐人生夢幻，在雜念消逝之後，訪者皆昂首闊步，充滿自信的步出佛寺。兩首七言絕句，可看出在劉泗英的筆下，海印寺儼然是莊嚴寺院，本際也成為一名高僧。

也在民國 52 年，本際法師作〈癸卯冬八十初度自壽〉，詩云：

耳目聰明老勝常，林泉高臥有山房。三年禁足希圓覺，萬念空心喜善忘。往事多非恒自懺，親恩遲報祇今償。何期耄耋身猶健，矢願餘生貢法王。⁹¹

劉泗英和詩〈本際大師八十自慶，敬次元韻奉壽〉云：

脂車投轄已尋常，一榻高懸懷柏房。海屋添籌爭下拜，江湖濡沫兩相忘。輪困肝膽同盟隸，罔極親恩大願償。何日從師依海印？兼修顯密禮空王。⁹²

本際前詩說，自己八十歲初度，依然耳目聰明，雖然年老卻也勝過常人，此時高臥林泉，隱居於懷柏山房。海印寺建成後，希望能禁足三年，修成圓覺之道，如今清淨之心果然喜於善忘。往事諸多不是，幸能自我懺悔；父母親之恩無法回報，只能念佛償還。沒想到的是，老邁軀體至今猶健，在此立下心願，餘生將獻給如來法王。詩作寫出了年晉八旬的心境，「矢願餘生貢法王」，明白指出個人生命的最後依歸。劉泗英和詩則說，坐車來海印寺，受到殷勤接待，此是尋常之事，在懷柏山房中，本際更經常解榻留客。「海屋添籌」用《東坡志林》的典故：「海水變桑田時，吾輒

⁸⁹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334。

⁹⁰ 詩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7，頁 592。

⁹¹ 此詩見於網路，《懷柏山房吟草》未收。落款云：「錄癸卯冬八十初度自壽長律一首奉壽，鈞亭先生護法兩正，龍眠沙門本際時年八二。」係贈予周鈞亭（1894-1968）。

⁹²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334。

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⁹³祝福本際健康長壽之意。「江湖濡沫」用《莊子》典故：「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⁹⁴劉泗英詩句更進一層，與本際不論處於江湖或是濡沫，盡皆相忘。本際曾經肝膽雄壯，在救國行列中隸屬同盟會，如今感念無極親恩，希望以佛教大願予以回報。而自己何日才能在海印寺依從本際法師，兼修顯密兩宗，敬禮佛祖呢？詩作一方面表現出劉泗英的情思，一方面也與本際法師的自壽詩相互貼合，修佛成為本際惟一的願望。

本際法師在海印寺度過八十歲生日，當時有八十多位文人題詞祝壽，祝詞今收入《本際法師紀念集》書末。最先收錄的是于右任題字「佛壽無量」，並附對聯：「發菩提心度生不已，修無漏學得壽靡窮。」⁹⁵點明本際老而彌堅的學佛意志。又如陳鯤（1905-1981）題律詩，詩作開端云：「浮山落髮師宏智，海印傳心繼倓虛。」⁹⁶言來自浮山的本際落髮為僧，師法桐城詩僧方以智（弘智，1611-1671），又在海印寺傳心，繼承了湛山寺的倓虛法師。再如李徵慶（1902-1987）題七絕云：「峨眉早歲悟禪機，晚入空門願不違。海印寺成心事了，耄年人共仰慈輝。」⁹⁷言本際早年領悟禪機於峨眉山，晚年則在基隆築成海印寺，完成一生的心願，讓後人景仰慈輝。《八十大壽祝辭》中，也有多篇是以長詩慶賀，例如宋希尚（1896-1982）的五言古詩：

上人夙岐嶷，自生與慧具。入承過庭訓，出參救世務。時同志士處，險危不之顧。硯耕與舌耕，寧道儒冠誤？適當知命年，傷生始茹素。從斯披緇衣，為我佛先驅。己丑即東來，禪林交推譽。多少將軍身，皈依并妙悟。廣結翰墨緣，弘植菩薩樹。竺典得流傳，真諦得展布。心如秋潭水，性似秋天露。龍馬是精神，期頤飛健樂。福田種善果，鐘鼓伴晨暮。頌唄兼沉吟，獨得烟霞趣。大椿誰計年？八旬欣初度。九華春永駐，塵世盡傾慕。⁹⁸

⁹³ 宋·蘇軾：〈三老語〉，《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2，頁48。

⁹⁴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大宗師〉，《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3，頁142。

⁹⁵ 駱啟蓮編：《八十大壽祝詞》，《本際法師紀念集》，頁102-103。

⁹⁶ 駱啟蓮編：《八十大壽祝詞》，《本際法師紀念集》，頁104。陳鯤，字季博，湖南平江人。

⁹⁷ 駱啟蓮編：《八十大壽祝詞》，《本際法師紀念集》，頁106。又見李徵慶：〈澄澈上人八十壽〉，《漁盧憶舊詩續集》（作者自印，1970），頁14。李徵慶，江蘇溧水人。

⁹⁸ 駱啟蓮編：《八十大壽祝詞》，《本際法師紀念集》，頁116-117。「己丑即東來」，原書誤作「乙丑」，今逕改。宋希尚，字達庵，浙江嵊縣人。

本際從小才智出眾，生來即具慧根，幼時接受家庭教育，長大參與救世之務，與愛國志士們相處，置死生於度外。後來以筆墨教書維生，克盡職責，豈能說是被儒者所誤？到了五十歲知天命之年，本際開始茹素，⁹⁹身著黑色袈裟，作為出家準備。民國 38 年（己丑）來到臺灣後，禪林交相推譽，當時出身將軍者，如黃臚初（律航法師，1887-1960）、繆澂流（1901-1990），¹⁰⁰也皈依佛祖。本際以詩文廣交朋友，又印刷佛經流傳，致力於弘揚佛法，心性一如秋潭秋露般澄澈。如今精神昂揚，百歲可期，將與暮鼓晨鐘為伴，福田種得善果，在佛頌梵唄、作詩沉吟中，體會山林之趣。《莊子》說「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¹⁰¹樹木歲數何勞計算？令人欣喜的是本際八十歲生日已至，即使九十年華，春天也將永駐，令塵世盡皆欽慕。此首祝壽之詩，勾勒本際一生的追尋過程，海印寺將是生命中的最後一站。

民國 53 年，本際八十一歲，此年為蔡運辰編輯的《中華大藏經》題序。¹⁰²至 54 年，本際八十二歲，作〈解脫吟〉三首示以劉泗英，《懷柏山房吟草》未錄此詩，今見於劉泗英詩集：

明明自性隱迴光，身在娑婆即道場。一念心安如及第，人人都是法中王。

年年神智似迷離，不識當前我是誰。放眼河山非兩物，攝歸萬有入無為。

萬盞明燈朝普賢，勝遊金頂憶當年。今棲海印為僧侶，大士靈光在眼前。¹⁰³

第一首說，明亮的真如自性，沒有形相，不可思議，隱藏在迴光中，等待體會者照見內心。是以，身在現實的娑婆世界，人間即是修行道場，若能一念心安如同及第之時，惟此一念，萬法皆空，人人皆可得法自在，成為法中之王。第二首說，「年年神智似迷離」，或以為是指自己年紀老邁，實則不然，次句「不識當前我是誰」，說

⁹⁹ 本際〈自傳〉云：「甲戌春，閒居安慶雲妹家。普師遠臨，命隨行之滬，始茹長素。時年正五十，羸體遂轉強。」見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 212。

¹⁰⁰ 黃臚初，安徽亳縣人；繆澂流，遼寧清原人。

¹⁰¹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逍遙遊〉，《南華真經注疏》，卷 1，頁 5。

¹⁰² 見本際：〈修訂中華大藏經序〉，《菩提樹》137（1964.4），頁 29。序文共四篇，撰寫人分別是南亭法師、靈源法師、本際法師、連震東（1904-1986）居士。

¹⁰³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348 徵引。

明神智迷離原是主客合一，宇宙天地溶入我心，因而忘了我是誰。此時放眼河山，河山與心靈並非二物，已然進入絕無造作的涅槃之境。第三首則說，以萬盞明燈朝向普賢菩薩，想起當年勝遊金頂的情形，如今在海印寺為僧，普賢菩薩的靈光彷彿即在眼前，五十多年前峨眉山的親證，在此獲得了圓滿。劉泗英也作〈本際上人示近作解脫吟，逆步願韻〉，與原作關係最深的是第一首：

電炬千家現眼前，棲遲海印已年年。何時歸去遊金頂？萬盞明燈朝普賢。峨眉夜觀靈光，康樂夜觀電炬，燈雖不同，光明是一。¹⁰⁴

當年在峨眉山親見普賢靈光，如今在基隆康樂嶺瞭望燈火照耀，皆是光明，劉泗英問說，隱遁於海印寺的本際，何時將重遊金頂呢？事實上，此問毋需回答，本際已言「今棲海印為僧侶，大士靈光在眼前」，靈光既在眼前，重返峨眉山與否，並不重要。劉泗英雖發此問，但末句「萬盞明燈朝普賢」，表示答案即在「燈雖不同，光明是一」的當下。另觀劉泗英於民國 55 年作〈海印大覺兩寺粥會〉云：「勞山仰止師心苦，本老法師先作勞山海印寺於臺灣。離島經營佛意耽。靈源法師宏建大覺寺。」¹⁰⁵「仰止」一詞，可參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¹⁰⁶司馬遷仰止孔子，本際仰止憨山，終於苦心成立海印寺於基隆康樂嶺。同年又作〈奉和本際法師海印寺留春雅集原玉，兼似邁子、逸齋、濟鄂及同座諸君子〉，亦云：「海印牢山寺，牢山亦作勞山，在青島，為憨山大師道場，印光大師遺命師宏法。錫飛寶島嶼。」¹⁰⁷位在牢山的海印寺，已然復興於臺灣。

本際〈癸卯冬八十初度自壽〉一詩曾說「三年禁足希圓覺」，但三年禁足只是一個理想，仍未達成。民國 55 年，本際八十三歲時，《菩提樹》雜誌刊載〈基隆海印

¹⁰⁴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348。

¹⁰⁵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366。

¹⁰⁶ 漢·司馬遷：〈孔子世家〉，《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47，頁 1947。「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原出自《詩經·小雅·車鞿》。

¹⁰⁷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367。本際法師〈留春雅集〉今未見。「邁子」，即陳邁子（1914-1981）；「逸齋」，未詳，或指胥端甫（1906-1992），字抑齋；「濟鄂」，即錢濟鄂（1930-2011）。

寺沙門本際啟事》，文云：

本際宿業過重，老始知非，早擬閉關淨修，因循至今實現，愧疚無地。茲于本年四月初八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誕日，就本寺寮房，遵南老師尊命，改閉關為禁足，期以三年一心辦道。敬請十方大德慈悲垂憫，老衲行年八十有三，方始謝絕外緣，趕辦己躬大事，實覺為時太晚，幸祈勿予通函，無任炷香感禱。¹⁰⁸

「早擬閉關淨修」，是八十歲乃至於更早以前的計畫；「因循至今實現」，則是老衲本際為時已晚的決定。到了民國 57 年，禁足的第三年，當時他「記憶衰退，目力減低，迥異往昔」，¹⁰⁹但即使如此，仍寫下〈八六老衲壽世歌〉、〈老僧八六自強不息歌〉。按理，此年本際應是八十五歲，自稱「八六老衲」、「老僧八六」，或是展望未來之意。試看〈八六老衲壽世歌〉云：

憶昔兒時居鄉里，耆老罕見八十翁。自憐既冠病消渴，何期耄耋存藐躬。今者避地竄東海，古稀瞥爾十年中。滄桑疊演驚世變，列強爭取興兵戎。慘哉結果傷兩敗，尸橫遍野川流紅。如來深憫五濁眾，忍視猿鶴與沙蟲？萬物溯源本一體，相分成住終還空。殷期迷人夢同覺，投身皈命法王宮。化戈折劍毀原子，童心笑貌歌春風。龐眉皓髮翁矍鑠，龜齡鶴算背如弓。群兒遠見耆英至，追隨環繞呼公公。老幼自他愛無別，行規世界慶大同。¹¹⁰

本際甫成年時即患消渴症，沒想到孱弱之軀竟能享得高壽，如今避地臺灣，古稀之後，十餘年又迅速過去。滄桑世變下，列強興兵，結果是兩敗俱傷，尸橫遍野。我佛深憫五濁眾生，豈忍直視戰亂中的脆弱生命？萬物原為一體，成住之後，終當歸空，期盼迷人覺醒，皈依於佛祖殿堂。若能如此，則干戈、原子彈皆毀，童心歌唱將陪伴長壽老翁，老幼之間自他不二，世界終見大同。這是壽世歌，是本際意欲造福世人之歌，雖然「行規世界慶大同」只是個人的希望，但在本際的詩作中，卻能展現無私的遠大胸襟。再如〈老僧八六自強不息歌〉，最後四句云：「自甘怪物廁瀛

¹⁰⁸ 本際：〈基隆海印寺沙門本際啟事〉，《菩提樹》164、165（1966.8），頁 41。

¹⁰⁹ 駱啟蓮編：〈本際上人事略〉，《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22。

¹¹⁰ 本際：〈七古〉，《懷柏山房吟草》，頁 120。

寰，不屑凡庸濟世俗。心強身弱志法天，豎起脊梁頂天立。」¹¹¹本際自認為是置身世界，不屑於凡庸的「怪物」，即使身軀孱弱，但卻心志堅強，即使是「龜齡鶴算背如弓」，也將豎起脊梁，頂天立地。這是本際在海印寺中的最後時光，依然以自強不息的意志來自我勉勵。

六、結論

本際法師著有《梵室偶談》，是書由弟子仁化在先師示寂三週年後編成。劉泗英〈梵室偶談序〉云：「余始識上人於中壢圓光寺，稔其儒學淵博，詩文樸茂，有桐城家法。相與唱和揚榘，間常訪於基隆海印寺。」¹¹²從中壢圓光寺相識，到基隆海印寺唱和，劉泗英可以說是本際晚年往來最密切的朋友。本際辭世後的第二年，海印寺登記為財團法人，劉泗英擔任董事長。再到民國 60 年，劉泗英作七絕〈本老法師示寂三周年〉兩首，詩云：

龍門法像倚長松，舍利塔成取次封。大宋金門留海印，金山今又慙山逢。

遺挂依然夢裡求，桐城翻喜接江油。文山銀耳今逾昔，海外行看復九州。文山盛產銀耳，原自小園始，師最喜食。¹¹³

詩中「龍門」指負有聲望者，本際是也。本際法像堂堂，容貌威儀不凡，「倚長松」或是相片所見，更是指永不凋謝的人格精神。此時舍利塔已成，取本際舍利，次第封存，光耀海印寺。金門太武山上也有宋代流傳至今的海印寺，寺名相同，時代還在慙山之前；必須待到本際成立海印寺，才是真正的與慙山大師異代相逢。海印寺原在「基隆」，劉泗英為何謂之「金山」？觀劉泗英〈丙午七二初度海印寺，欣聞佛號呈本老〉云：「此去金山纔咫尺，潮音梵唄接南川。」自註云：「金山野柳距寺才

¹¹¹ 本際：〈七古〉，《懷柏山房吟草》，頁 121。

¹¹² 劉泗英：〈梵室偶談序〉，《梵室偶談》，收入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35。

¹¹³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383。劉泗英曾親筆題字，見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4。

十里，吾邑金佛山亦簡稱金山，故及之。」¹¹⁴因金山與海印寺距離不遠，故謂咫尺；金山亦指南川金佛山，此一稱呼使得潮音梵唄與劉泗英的故鄉相互連接。第二首詩代替本際夢回大陸。遺挂者，過往者未能達成的心願，本際想回到故鄉桐城，進而上溯祖籍江油，這些遺願仍未成真，只能在夢中求取。文山新店產銀耳，¹¹⁵本際愛食此物，已然在臺灣落地生根，但也應該期盼中國九州的重生。劉泗英詩作，表達的仍屬於自己的情懷，對於本際來說，回到大陸與否，並不是人生唯一的重點。觀本際法師所述「視浮生如夢寐，轉一瞬即成空，所謂當前煩惱，解除即是菩提」，基隆海印寺才是生命的真正歸宿。

十方大覺寺靈源法師的說法，更能切合僧人的心境。靈源〈本際老法師紀念集序〉云：「其為顧印光大師遺命，復興勞山海印寺，創建今日之海印寺，大願已酬，撒手歸去，息化歸真，忽忽已屆三週年矣。其高足仁化法師，學識明敏，名師高弟，老人衣鉢有承矣，光大海印有期，老人慰耳。」¹¹⁶話語中，已將基隆海印寺的完成當作大願已酬，大願已酬則不再有所缺憾，本際的弟子仁化法師，又能繼承老人衣鉢，讓海印寺的未來充滿希望。

¹¹⁴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374。

¹¹⁵ 劉泗英〈壬寅天貺節遊文山〉云及「澄澈當年約此行」，自註：「民四十六年，內子逃港來臺，澈師時居廣照寺中，並謁絕食某僧。」廣照寺在新店，當時文山即包涵新店在內。見劉泗英：《懷園詩稿》，頁 309。

¹¹⁶ 靈源：《靈源夢話》，頁 105。又見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2。

附圖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晉·陶潛著，汪紹楹校注：《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
- 宋·蘇軾：《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明·雲棲株宏著，蔡運辰贅言：《竹窗隨筆贅言》，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
- 明·黃宗昌著，苑秀麗、劉懷榮校注：《嶗山志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明·福善記錄，福徵述疏：《憨山大師年譜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 *明·憨山德清著，南亭輯，本際編：《憨山大師夢遊集節本》，薩冠錦手抄，1954。
- 明·憨山德清：《憨山大師夢遊全集》，收入《乾隆大藏經》第112冊，桃園：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2007。
- 屈萬里集釋：《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二、近人論著

(一) 論文、專著

- 于凌波：《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第3集，臺北：慧炬出版社，1994。
- * 于凌波編：《現代佛教人物辭典》，高雄：佛光文化公司，2004。
- 本際：〈修訂中華大藏經序〉，《菩提樹》137（1964.4），頁29。
- * 本際：《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基隆：海印寺，1965。
- 本際：〈基隆海印寺沙門本際啟事〉，《菩提樹》164、165（1966.8），頁41。
- *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基隆：海印寺，1974。
- * 本際：《懷柏山房文鈔》，基隆：海印寺，1984。
- * 印光：《印光法師文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 何孝榮：〈從高僧到大師：憨山德清的嶗山生涯〉，《江西社會科學》34:10（2014.10），頁120-129。
- 佚名：〈本際法師宿願得酬，溫麟教授獻地施金，烏來五教山將添梵剎海印寺〉，《覺世》旬刊第93號，第4版，1959年11月21日。
- 吳佩孚著，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編：《吳佩孚先生集》，臺北：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1960。
- 呂無畏編：《中華民國詩人名鑑》，臺北：中華民國文化促進會，1966。
- 李徵慶：《漁廬憶舊詩續集》，作者自印，1970。
- 周至元編：《嶗山志》，濟南：齊魯書社，1993。
- 周宗頤著，李偉剛、郭清禮校注：《勞山太清宮志校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
- 周宣德：《淨廬佛學文叢》，臺北：慧炬出版社，1978。
- 周學輝、馬鏡軒：〈天津華新紡織公司始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8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頁67-77。
- 明暘：《圓瑛大師年譜》，上海：上海圓明講堂，1989。
- *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收入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編纂：《南亭和尚全集》第

12 冊，臺北：華嚴蓮社，1994。

律航：《百日念佛自知錄》，臺北：普門文庫，1977。

倓虛述，大光記：《影塵回憶錄》，臺北：華藏淨宗學會，2012。

孫克誠：〈名誤落山東：愍山法師居嶗事迹考述〉，《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5：3（2019.9），頁 94-103。

傅益永：〈詹勵吾居士小傳〉，《慧炬》224、225（1983.3），頁 57-58。

黃夏年：〈大陸民國版〈道源法師事略〉與作者廣覺法師〉，《佛學研究》21（2012），頁 261-271。

詹勵吾：《半癡詩禪集》，臺北：慧炬月刊社，1969。

資源委員會編：《中國工程人名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

* 劉泗英：《懷園詩稿》，臺北：作者自印，1976。

廣覺：〈懷龍健行青島〉，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96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頁 299。

* 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基隆：海印寺，1971。

譚偉：《龐居士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靈源：《佛菩薩聖像畫集》，基隆：十方大覺禪寺，1971。

* 靈源：《靈源夢話》，臺北：法鼓文化，2014。

（二）網路資源

不著撰人：〈貴池近現代人物專題·吳藩〉，《博雅人物網》網站，網址：<http://ren.bytravel.cn/history/1/wufan.html>（2021 年 10 月 16 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en Ji, *Xue Fo Xiu Yang Ji Jian Kang Shi Yan Fa* [Buddhism Learning and Health Experimental Methods] (Keelung: Haiyin Temple, 1965).
- Ben Ji, *Huai Bo Shan Fang Yin Cao* [Poetry of Huai Bo Shan Fang] (Keelung: Haiyin Temple, 1974).
- Ben Ji, *Huai Bo Shan Fang Wen Chao* [Anthology of Huai Bo Shan Fang] (Keelung: Haiyin Temple, 1984).
- [Ming] Han Shan De Qing, Nan Ting, Ben Ji ed., *Han Shan Da Shi Meng You Ji Jie Ben* [Selection of Master Han Shan] (handwritten by Sa Guan-Jin, 1954).
- Ling Yuan, *Ling Yuan Meng Hua* [Ven. Ling Yuan Leading the Path] (Taipei: Dharma Drum Culture, 2014).
- Liu Si Ying, *Huai Yuan Shi Gao* [Poetry of Huai Yuan] (Printed by the author, 1976).
- Luo Qi Lian ed., *Ben Ji Fa Shi Ji Nian Ji* [Festschrift of Master Ben Ji] (Keelung: Haiyin Temple, 1971).
- Nan Ting, *Nan Ting He Shang Zi Zhuan* [Autobiography of Monk Nan Ting] (Taipei: Huayen Lotus Society, 1994).
- Yin Guang, *Yin Guang Fa Shi Wen Chao* [Anthology of Master Yin Guang] (Beijing: Religion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 Yu Ling Bo ed., *Xian Dai Fo Jiao Ren Wu Ci Dian* [Modern Buddhist Dictionary] (Kaohsiung: Fo Guang Culture Company, 2004).

